

唐墨 / 著

伴文  
丛书



2% 百分之二  
Two Percent

两个相爱的已婚男女要  
逃离各自的围城，重新搭建  
婚姻的城堡，其成功的概率  
其实不到**百分之二**……

 文匯出版社

2%

百分之二 TWO PERCENT

唐墨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分之二 / 唐墨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741-560-2

I. 百…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2159 号

---

## 百分之二

(伴文丛书之一)

出品人 / 桂国强

作者 / 唐墨  
责任编辑 /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张晋 钱燕燕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1240 1/32  
字数 / 230 千  
印张 / 9.625

书号 / ISBN 978-7-80741-560-2  
定 价 / 24.00 元

# 2%

叔本华

---

我们年轻的时候，静坐在我们的生活面前，就像一个小孩静坐在尚未拉开帷幕的舞台面前一样，对即将上演的一切充满了幸福与热情的期待。幸运的是，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对那些确实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人来说，孩子就像那些天真的罪犯，被判处的并不是死刑而是继续活着……



## 目 录

一张黑色的真皮沙发	001
激情的麦扬	007
手机热线	014
花开的季节	021
霓虹灯下的出租车	028
电脑与男人	039
飘舞的红线	045
窥视中的黑洞	053
婚姻的讨伐	063
结婚	072
麦扬和黎子	084
距离外的黎子	092
多伦路	101
离婚的幽默	109
初婚状态	119
相爱容易相处难	137
谷稷如期而至	144



穿透距离	158
谷稷的老婆	170
忘却	177
寻找谷稷	190
冬雨	201
麦扬和他的音像店	217
放逐	223
末路狂奔	235
枪毙的游戏	246
网络征婚	252
老锦江之夜	257
冲积期的历史碎片	266
再婚之夜	273
圈套	279
忧郁的勿忘我	284
跟踪	288
孩子	293

## 一张黑色的真皮沙发

好几年来，徽柔都在快意地虚构着这个故事。在黑夜里，在梦幻中，这个故事晨昏颠倒地演绎着、摇晃着。故事中的自己逃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抛弃了日常的端庄与严肃，闪烁着生命的极致激情与灿烂色泽。

故事徐徐揭开的暖色序幕依旧是性，就像所有庸俗或超脱的爱情故事一样，最终都陷入了急剧喘息的性的漩涡。

当徽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理和谷稷行走在黄花路上时，她就知道，自己即将要背叛麦扬，背叛那个已经像蝴蝶标本一样风干了色泽和汁液的婚姻，也为自己的女性历程镂下难以磨灭的一笔。

华灯初上，黄花路上那种暧昧的氛围开始在夜的舞台上云蒸霞蔚了。悬挂着鲜艳招牌的美容院、按摩院、小茶馆鳞次栉比。白天寂寥地掩映着玻璃门的美容院和小茶馆开始掀起了隐晦的帷幕，粉色的灯光拥抱着孤独的道路。

每家美容院和小茶馆门前都歪立着几个女人，她们穿得很少，热气腾腾的丰胸和大腿颇有质感地动荡着，弹跳着。过往的男人都贪婪地盯着那些身影，痴痴地看着那些自家女人没有的曲线。

徽柔的眼睛尽量回避着这些女人，假装对她们熟视无睹。在平时，她也和玉城其他良家妇女一样，会暗地里对这群尽情艳舞的女人吐口水，然后用鄙夷的目光斜睨着她们肩上暧昧的双肩包。然而今天，她却觉得自己有点底气不足。

到金龙广场了，怡神茶馆近在咫尺。

徽柔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她知道，怡神茶馆是她和谷稷盼望已久的舞台。在那里，自己彩排了无数次的剧目即将上演。

想到这，徽柔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假装轻松地朝广场上眺望



着。她发现，广场的水泥灯柱下歪站着十来个男人，他们都斜斜地吊挂着皮带，裤头好像要掉下来似的。有的干脆赤裸着虚弱的胸脯，任凭圆规一样细长伶仃的双腿完全暴露。

听谷稷曾经说过，金龙广场的灯柱是吸毒者接头的地点。这些面色粗糙晦暗的男人都是吸毒客，在他们的鞋里、裤腰带里，都藏着锡皮纸包裹的毒品。他们平时都在广场上晃悠着瘦弱的蟋蟀腿，用鼻子兴奋地嗅着毒品和吸毒者的气味。只要哪个角落里漏出一丝毒品的清香，他们马上兴奋不已。

怡神茶馆终于到了！徽柔看见门口站着个太监一样干瘦的男人，他的脸上爬满笑容。他什么也没问，便心领神会地弓着腰，领着徽柔和谷稷进了茶馆的大门。

徽柔的心紧缩了一下。她觉得，那些笑容仿佛湿疹、梅毒一般，马上就要爬满自己的全身。

谷稷始终一声不吭。一路走来，他和徽柔都知道，玉城茶馆的引申意义已经完全覆盖了它的本意了。怡神茶馆肯定不会例外。

茶室的结构用心良苦，似乎是专为双肩包女人度身定做的。进了暗褐色的大门后，老板领着他们七弯八拐往幽暗处走去。

许多的小包房隐藏在夜色中。在楼梯口，不时有女人的长发、油画般的面孔和黑色的超短裙飘荡着。不少男人私密而邪恶地和女人嬉闹着，房间里不时发出“咿咿呀呀”的嬉笑声。

也不知跟着茶室老板绕了多少个弯，徽柔终于在昏暗的灯光下来到后院。老板用黄铜钥匙把门打开了，他指着黑暗的屋子对谷稷说：“你们就在这里吧，有什么需要叫我。”

正在发愣的谷稷马上反应了过来，他有点不自然地对老板笑了笑，说：“我知道了。”说着，便从口袋里掏了三张百元大钞给了那个男人。



干瘦的男人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谷稷的肩膀，而后媚笑着掩门出去了。

就在老板出去的一刹那，徽柔有种要出卖自己的恐慌，这种感觉在这个赤裸的、没有丝毫美感的茶室里是明晰、直接的。她用有点惊恐的眼神迅速扫视了一下。她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白色的按摩床、一张黑色的真皮沙发。按摩床凹凸不平，似乎负重后未曾复原。

徽柔有点慌乱了。面对这个无物遮掩的开场白，她不知所措。

谷稷似乎也有点惶恐不安，他的双手紧紧勾在一起。

房间里一扇窗也没有。徽柔和谷稷的脸上掉下了豆大的汗珠。这时，谷稷看见对面角落里站着一台灰蒙蒙的柜式空调，他连忙伸出颤抖的双手，胡乱地按动着开关。不一会儿，空调发出轰隆隆的老坦克声。

紧张地站在这个四壁紧锁的空间里，徽柔觉得有点尿急了。她从小就有尿床的毛病，平时只要一紧张就会不停地有尿意，据说是与出生时肾盂分离有关。她想用顽强的意念把尿意强行憋回去。然而，不憋倒好，越憋越想尿。于是，她只好吞吞吐吐地对谷稷说，我，我，我想尿。

谷稷愣了。接着，他马上说：“你出去吧，外面有卫生间。”

徽柔轻声说：“我，我不敢。”

谷稷说：“去吧，不怕。”

徽柔缩到了空调角落里，说：“不行，我怕碰到熟人，怕人家认为我是鸡。”

谷稷想了想，说：“那这样吧，你撒到房间里。”

徽柔的脸红了，她羞怯地说：“那你不许偷看。”

“好，我闭上眼睛不看。”谷稷说。接着，他就把眼睛假惺惺地



眯起来，将身体紧贴着墙壁。

看见谷稷闭上眼睛了，徽柔觉得很放心。于是，她解开了裤子、背对着谷稷开始方便起来。

一股热气轻盈地飘升起来。接着，一股女人的体味也飞扬在这个封闭的房间里了。这种体味是极富想像力的。

在徽柔站起来系裤带的一刹那，谷稷睁开了眼睛，从徽柔背后冲过来抢走了皮带，然后抱着她倒在黑色的真皮沙发上。

徽柔的意识很清醒。她明白已经发生什么了。她的嘴里假装嘟囔着反对了一下，身体也象征性地反抗了一下，就任凭谷稷在自己柔滑的身体上扭动。

墙角里空调的轰隆声更厚实了，像交响乐中富有感染力的乐章。在这种独特的音乐伴奏中，徽柔的灵魂开始张扬了，飞舞了。她的身体洋溢着报复麦扬、背叛麦扬的快意。

我终于背叛了他，我终于背叛了那个干瘪的婚姻！

徽柔的灵魂在空灵摔阖的状态中发出快意的、高亢的一唱三咏。她十分沉醉地抚摩着谷稷阳刚气十足的板刷头，也胡乱地抓住他的手指在自己流畅的线条上弹奏着，像一曲旷世隽永的高山流水。她的鼻翼忘情地嗅着真皮沙发上混合着的牛腥味、烟草味和体味。这种气味刺激着她的感官。她开始放纵地想像着午夜时分，无数个穿着超短裙、留着长头发的女人和邪恶的男人在这张沙发上翻云覆雨。

在想像中，她的灵魂越飞越高，身体也开始了狂热的舞蹈，大腿上飘拂着的红裙子欢快地旋转着，就像在舞厅里跳快三步一样——

大约二十分钟后，灵魂的摇晃与抽搐终于平息了。她的身体渗出了薄薄的一层水雾，潮潮的、黏黏的。

她和谷稷安静地躺在沙发上，谁也不愿睁开眼。

最后,还是谷稷先反应过来,他慌忙离开了徽柔的身体,爬起来在沙发上、复合地板上搜寻着皱成一团的内裤。

两条内裤不约而同被扔在同一个地方。他捡了起来,用最快的速度穿上了自己的那条,然后把另一条递给了徽柔。他的眼睛怯生生地,好像不敢看着她。

徽柔好像发现了谷稷的茫然与内疚,她接过了自己的内裤,夸张而大胆地望着谷稷的眼睛说:“你害怕了吗?后悔了吗?”

“不,我不后悔!”徽柔的大胆迅速感染了谷稷,他的眼神变得闪亮而坚韧。他专注地凝视着徽柔,用温柔如水的声音继续说:“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六七年了!”

徽柔仔细地审视了一下他的眼光,说:“骗人吧?听说男人总是做了之后就开始胆小、害怕,你不也是这样吗?”

谷稷继续用毫不游离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神,我怎么会害怕和后悔呢?”

徽柔觉得他的目光无懈可击,于是就没有再说什么。

在谷稷痴迷的注视中,徽柔一件一件把衣服穿好了。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把有点凌乱的头路用手指胡乱地分了分。

谷稷默默地凝视着她柔美的项背,尽量平静地说:“你明天就要走了,是吧?”

徽柔点了点头,没有回头看他。

谷稷伸出手来抚弄了一下她的脖子,声音有点颤抖地说:“我舍不得。”

徽柔的脖子颤动了一下。她转动了一下身子,反手抚摩着谷稷的脖子,说:“我也是,舍不得。”

谷稷把她的身体扳了过来,有点恳求地说:“那你可以不走吗?”

徽柔不敢看他的眼睛,尽量用没有起伏的语调说:“不行,假期



只有一个星期啊。”

谷稷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徽柔也沉默着。身体与灵魂真正的爱恋刚开了个头就要收尾，她心里有点难以割舍，这种依恋的情绪会像孩子断奶一样艰难。

不知不觉，墙上的闹钟指向了晚上十二点。徽柔很果断地把手从谷稷的肩膀上收回来，然后用力吸了一口沙发上的混合腥味，说：“我要走了，明天早上六点的火车。”

谷稷没有说话，也没有动，眼眶好像红了。

徽柔又说：“明天我就直接走了。”

谷稷有点胶着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我留不住你。”他的声音哽咽了。

徽柔没有吭声。

谷稷整了整衣冠，甩了甩头。等到情绪慢慢平静之后，他转身对她说：“走吧，我们回去吧！你最终是要回你的上海的！”说着，他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在晃动。接着，他又对着墙壁说：“我明天有个病人要手术，可能没时间送你了！”

徽柔沉默了，眼睛也直直地盯着脚下的水门汀，尽量不让一丝余光渗漏在谷稷身上。两个人静静地按照来时的路，七转八拐地往门口走去。

一路上，徽柔发现茶室里所有的小包厢都已紧闭着房门。在门里，不时有女人颤抖的笑语声传到耳鼓。在门口再见到那个太监一般的男人时，谷稷和徽柔明显地没有刚来时的紧张和罪孽感，好像轻车熟路了。

在干瘦男人皮笑肉不笑的欢送神态中，两个人缓慢走出了大门，不管身后的人猜测自己是鸡还是鸭。

## 激情的麦扬

火车不紧不慢地在树阴丛里颠簸了十几个小时。

一路上，徽柔的目光随着风景漫无目的地流动着。她的脑海里一直在回味着与谷稷的重逢，回忆着粗拙岁月缝隙中再次激发出来的生命的热情与爱情的光华。过去的时光和事件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看似平静地组合着、支撑着，然而，只要一阵风，就会把它们全部颠覆。不管岁月如何流失，那些生命骨牌的热度与激情总是挥之不去，那些隐藏着的狂热情愫总是像电脑病毒一样，一激活就灵动妩媚。

一种缠绵悱恻的情绪随着广播里的轻音乐缓慢流淌着。黄昏时分，列车停靠在上海火车站了。

徽柔提着行李，随着身上散发汗臭味的人们一起走下了火车。因为旅途劳累、脱水，这些人皮肤都显得粗糙褐黄。

站台上顿时喧闹起来了。不少背着牛仔包、提着蛇皮袋的人们都用她熟悉的方言大声招呼着同伴。他们都是从省内的各个小站上车的，粗线条的行为动作、穿着打扮使他们在细腻、内敛的城市背景下显得有点突兀。过不了几分钟，这些具有地域特征的人们就会像一粒粒黄沙，轻轻地被风吹散，而后飘零在城市的工地、码头和工厂里。

麦扬好像说过要来接自己的，但不记得他说的是在站台上还是在出口处。

徽柔拨打了他的手机，手机里传来话务小姐“暂时无法接通”的温柔提示。她放下了手机，陌生而迷惑地向四周张望着。她突然觉得自己像患上失忆症似的，七天前关于上海、关于麦扬、关于自己生活状态的许多内容都模糊不清了。



一阵拘谨很清晰地朝自己袭来,就像第一次来上海一样。徽柔有点惶惑,她低下头仔细打量着身上的衣服与鞋子,担心是不是会与这座城市有距离。还好,衣服和裙子都是光鲜时尚的,没有其他地域的明显特征。

站台上的路灯慢慢亮了起来,城市的天空被晕染成粉红。徽柔踮起脚尖想看看夕阳,看不到。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连天空的本色都看不出来。空气中飘荡着车站里特有的汗臭味和尿臊味,还有燃煤货车的烟雾杂乱斑驳地糅合在一起。

她不禁怀念起故乡的黄昏了,确切地说,是十几年前奶奶家乡下的黄昏。那时的黄昏静谧、醇香而厚实,像梵·高笔下的乡村黄昏。青青的草坪和蓝天相接,太阳像鸭蛋黄一样温柔含蓄地散发着橙红的光泽。有时,淡淡的月牙也会和太阳一起同时挂在半空中。湿气很重的雾霭中散发着饼药草、花生苗、猪草的清香。徽柔不时看见那时还没有出嫁的妹子们扯猪草的身影,她们总像当时的电影明星一样,用一块格子手绢随意地扎个马尾巴,一边扯着鸭婆藤、革命草,一边唱着当时村子里流行的小曲:

一支那个竹竿容易弯咯喂  
三两麻纱啊扯脱难  
猛虎哟落平川被犬欺咯哦哦哦  
蛟龙哦无水哦困沙滩  
索拉一吱郎当郎当一吱哟  
不怕路远怕孤单众人合伙金不换  
众人那个合伙金不换

思绪混乱地等了十来分钟,站台上没什么乘客了。乘务员开始扯出水龙头,哗啦哗啦地冲洗着橘红色的车厢。等到冲洗干净

后，他们就背着包、提着有铁路标志的铁桶往地道口走去。

大概麦扬是在出口等自己，徽柔想。于是，她提着行李往南广场走去。

在南二出口，她看见了伸长脖子东张西望的麦扬。在白花花的日光下，麦扬像只肥硕的企鹅，腆着鼓鼓的肚子。

徽柔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陌生感，心里似乎没有一丝小别重逢的喜悦与激动。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以前无论和他分别还是相见，她都柔肠寸断、杨柳依依。有一次甚至在列车启动的刹那，她毅然从车窗里跳了出来，和站台上呆立着的麦扬紧紧地拥抱。那是多么感人的历史瞬间啊！那些爱情在现实生活的缝隙中一丝丝暗淡下去，最后就像皮影戏里的影像，慢慢萎缩成点，直至杳无踪影。

“你总算回来了，老婆，我想死你了！”

见到徽柔时，麦扬神采飞扬，眼神洋溢着初恋情人才有的熠熠光芒。七天的生理思念使他的脸散发着淡红色的光泽，从鼻翼到两颊。他的话也特别多，像刚会说话的孩子一样喋喋不休。

徽柔没有接他的话尾。她习惯性地看了看他的头发，天啦，肯定又有三天没有洗头发了！他的头发就像平原上的衰草一样稀疏，几根油腻腻的头发黏着头皮屑，飞舞在额前。

麦扬感觉到了徽柔的眼光里的责备。他满不在乎，继续用充满性意味的温柔注视着她，还伸出手去紧抓住她的手。

徽柔倔强地把手从他汗渍渍的手心里抽了出来。她有点反感那种熟悉的热情。然而，她害怕自己的反常行为被浑身长满触角的麦扬看穿，于是故作轻松地说：“哎，左手牵右手，有什么好牵的啊？”

麦扬点着她的鼻尖，很沉醉地说：“就是好牵啊，牵着好充实的！”



回家路上，麦扬像小孩子似的蹦蹦跳跳，就像八戒在高老庄娶了美若天仙的媳妇回来一样。

终于到家了！

走到那扇熟悉的铁门前，他忍不住欢呼了一声，转身在她的脸上“叭”地亲了一口。

一阵紧张的情绪朝徽柔袭来，她心里有点惶恐不安了。眼前的这个家沉淀着太多甜蜜的、浪漫的或者痛苦的记忆，它曾经是那样真实，也依旧是那样不可欺骗。徽柔担心，谷稷的出现将会是一粒击入池塘的碎石，它会激起阵阵涟漪，使水面顿时浑浊不已。

徽柔也知道，茶室的那一晚是个分水岭，它毫不留情地格式化了自己曾经对麦扬的情感，以及他们曾经宁静而温馨的氛围。她觉得奇怪，那些爱的动感瞬间以及男性荷尔蒙竟然会如此强烈地改变自己，让她无法虚假地面对其他男人。

“哐当”一声，麦扬把门打开了。

徽柔踩上了门口那张编着米老鼠图案的毛线地毯，她以一种远离而苍凉的目光看着这个家，看着家里的所有摆设。这里的一草一木曾倾注着自己的热情与灵性。

麦扬关上了房门，朝她非常温柔地笑着。

徽柔有点不知所措，觉得他好像是一个陌生的过路男人，他头发上的汗味、脖子上的油味和嘴里的气味竟是那样的隔膜。

麦扬一直微笑着注视徽柔放行李、倒茶、喝水，等这些动作全部完成，他就把她拉到腿上坐下了。

徽柔知道，程式化的运作马上就要开始了。麦扬的微笑是序曲，具有浓烈的暗示作用。他是一个热爱性胜于情感本身的人，青春痘总是此起彼伏地缀满他的面庞和脊背。他体内的雄性激素也经常饱和，渴望寻找着释放的通道、女人的容器。

徽柔的身体一直是他释放男性荷尔蒙的容器。从恋爱到结



婚，她一直感受着麦扬对于自己的身体、确切地说是对于女性身体的狂热的激情。这种激情尤其在久别重逢时愈加明显。大学时分居两地，麦扬总会在见面的那一天把她带回家，然后没日没夜地在她身上寻找着女性标识，用狂热绘制着女性地图。

徽柔一直记得麦扬家那个只有八平方米的空间。房里没有窗，四壁堆满高大结实的橱柜。麦扬把她捂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地做着体操，然后昏天黑地地睡觉。等到醒来时，她觉得唇焦舌燥，体液干涸见底，以至于每天早上要到卫生间里蹲上半时，才能把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大便拉出来。

“为什么你不停地要啊？我不喜欢呀！”恋爱的时候，徽柔曾经表示过抗议。

“相爱都是这样的呀，只有用身体去爱才是真正的爱！”麦扬总是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身体，很有耐心地引导着她。

徽柔没有再说什么了，她那时对于性的认识是模糊的，是麦扬强加和熏陶的。虽然她不喜欢这种山峦重叠的性游戏，但在爱的旗帜下，她也就不反对麦扬对她的土壤进行反复翻耕了。

在激情逐渐丧失后，徽柔开始反感这种泛滥不息的身体活动了。她觉得，它们就像长江流域六七月份的梅雨，潮湿阴暗、绵密不断，沉重地压迫着身心，令自己难于呼吸视听。内心潜伏多年的不满开始涨潮了，她开始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无声对抗。每当麦扬提出要求时，她的身体总是变得僵硬，没有任何的激情。在暗淡的灯光下，她总是冷漠地注视着麦扬，注视着他起伏在自己身上、长满粉刺的脊背。

麦扬对徽柔这种淡漠有过间接不满的表示。接着，他开始从同事那边借来《失乐园》、《玉女也疯狂》等盗版VCD，对徽柔进行着持续的性教育。徽柔开始反感了。她觉得，麦扬身体那种极度的性热情，以及对于影视中姿势的向往，是一种变态的嗜好，也是